



内庭风波

唐穆宗
唐敬宗
唐文宗

团结出版社

唐帝传奇之八

张宏儒 张晓虎 主编

内 廷 风 波

唐穆宗李 恒
唐敬宗李 湛
唐文宗李 昂

张建安 著

团 结 出 版 社

目 录

- 引子 (1)
- 一、刀俎鱼肉 (3)
- 不和谐的婚姻/抓住一根救命草/理合当之而不为；方为谦让
/大功过后，逸豫易生/“言圣则孝在其中矣”/亲佞臣，远忠
直/有压迫就有反抗/残杀无辜/平静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
谋/威信何在？/宪宗好长生/一缕柔风/伴君如伴虎/再单薄
的身影一旦穿上皇服，单薄也会变为雄厚/一个秘密
- 二、晚唐初政 (15)
- 有立必有破/碰到了刀刃上/科举风波/“我要有所作为”/令
人快慰之事/迷雾缓缓消散，天地一片光明/历史的车轮并不
以我们的设想改变方向/朝廷大舞台，人生小舞台/“美景春
堪赏”/瘫倒在龙座上/帝王的“手书”/“此辈何人”/心正
则笔正/饮鸩止渴/嗜欲深者天机浅
- 三、藩镇割据 (28)
- 夜半鬼叫门/阴云密布，风云再起/放虎归山/雪上加霜/一石
激起千重浪/战乱再起/成德兵变/雷霆轰鸣，倾盆欲下/心急
气躁/贼势愈强/严密的大门被划了一道缝/多事之秋/倾国家
之力，竟然对付不了小小的两个藩镇/失败的原因/忠义之举

四、南衙北司 (41)

喧哗四起/天理何在? /宦官制度/昨日如在梦中/以私废公/
元、裴之争/又一个野心家/走宦官的路子/致命的弱点/“贤
良方正直言极谏”策试/晴空一声雷, 炸响满长安/权欲更加
膨胀/拔出狐狸毛/狠毒的奇招还在后面/稀里糊涂的较量/阴
谋家的老辣之处

五、敬宗即位 (57)

误入“海市蜃楼”/慢性毒药/福兮祸所伏/让我仿效武则天
吗? /恩将仇报/天下之大, 谁敢与之争锋/谎言成了真理/找
个替罪羊/雷风巨浪中的海燕/无罪而遭贬/风流箭, 中得人人
愿/狗咬狗/近水楼台先得月/千方百计地玩/众人划桨开大船
/打夜狐/有所为必有所不为/上不正则下歪/一场闹剧如同一个
小插曲

六、阉竖专权 (78)

珠宝的魅力/有钱有权就是理/饿急了的老虎/阉竖专权, 已达
登峰造极/人称是内臣/所剩的只有后悔与愤恨/阴影越来越
大/大祸就要临头/灾难远不是想象的那么少/无可奈何的叹
息/履行怎样一种不得已的行为

七、一片昏鸦 (91)

甘当“第三人”/一次例外/因祸得福/“以头叩地”的绝招/
小人之仁, 正其不仁之甚也/“先抑后扬”的把戏/人以群分,
物以类聚/一枚重型炮弹/“绯衣小儿袒其腹, 天上张口被驱
逐”/茅汇案件/一个人太得意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此人要倒霉

的时候/大将风度/循循善诱/分忧解难/充其量治治外伤

八、弑君作乱…………… (103)

崇奉佛道/山野村氓之说竟使得堂堂帝王奉为神明/李唐命脉/自己散发的谣言反过来欺骗自己/滑稽的“补山工程”/注定不会长久/祸起萧墙/色胆包天/做贼心虚/成则诸侯 败则灭亡/一呼而百应/一声惨叫/恶毒的眼睛/“但凭公等裁酌”/军权里面出政权/彼狡童兮，夫何足议

九、帝王之道…………… (111)

破旧立新/崇尚俭朴/太平可期/身体力行/以读书为乐/修身——齐家——治国——平天下/励精图治/选贤举能/“债帅”就要少了/时势不同,所用方法亦不同/虚心纳谏/理智战胜感情/“细微末节罢了”/轻刑慎罚/杀人一定要偿命吗? /和睦相处/德行高洁

十、出师未捷…………… (128)

一堵高墙/谁能担此重任/刘蕡对策/反对宦官第一人/濛濛晓雾初开,皓皓旭日方升/眼中只有门派之见,却没有皇帝/高处不胜寒/不甘受制于家奴/宋申锡找错了人/空气凝固得使人窒息/没有开始就失败了/失去希望就意味着永远黑暗/本身就是一个错误/吸取教训

十一、变乱纷争…………… (138)

尽付笑谈中/还有更着急的人/“负朝廷不可,负晋公更不可”/国威尚存/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/深不可测的无底洞/偏偏又出来一个柏耆/“圣旨安在?”/名为忠臣,实为奸贼/贪

欲太重必然自取灭亡/官逼民反/不可再逞匹夫之勇/目光短浅的杜元颖/放弃清高,拾起胆怯/灾难并没结束/无穷的隐患/兴元兵变/“我是统帅,怎能弃城而走?”/仇人相见/贪官越多,兵变越多/尚能分辨敌情/杜牧谈兵

十二、牛李党争 (153)

“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。”/牛李党争愈演愈烈/名臣之后无贤才/道不同不相与谋/一百万个不愿意/失去一次振作的机会/出尔反尔/朝廷命官,三分之一都在结党/交锋不断/“八年皇帝,也可以当家作主了。”/雄心可谓大矣/好景不长/“去河北贼易,去朋党难。”/谈诗论道/时过境迁,一切都在变化/风云变幻莫测/言行不一

十三、甘露之变 (168)

随风飘零的败叶/风云变幻莫测/言行不一/机会不经意地来临/为人最不怎么样/找到一棵大树/恩将仇报/欲望的沟壑/一场好戏/巨大的野心和无尚的荣誉/重振大唐的希望/一阴一阳谓之道/情感占了上风/瞒天过海/大刀阔斧/耐不住寂寞/一连驱逐三个宰相/奸雄王守澄之死/知己难觅/计高一筹/既狠又毒的计策/甘露之变/李家的天下又变成宦竖的天下/疯狂的报复/天地也浩浩,人生也渺渺/非人的世界/到底为什么,这可恶的战争/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/失败是偶然的更是必然的

十四、历史的叹息 (198)

顽强的小石子/疾风知劲草/谣言如火苗般乱窜/情况慢慢好转/面对波光粼粼的太液湖水,他感到人生如此凄凉/失败的滋味/路在何方?/羞于做一个平庸的君主/文人的责任心/从

剧烈的伤痛中摆脱出来/虽有报国之心，却无报国之力量/“合是阿舅”/重新陷入乱糟糟的局面/泼妇骂街，越拉越长/“我家柱石衰，忧来学丘祷”/修心可以补相/往事不堪回首/伤心人遇伤心事，悲凉曲拨悲凉弦/忧国忧民/高贵的权势之下所掩藏的尽是残酷的杀戮和争斗/重建辉煌

引 子

漆黑的夜，人们总希望看到明亮的灯光。光明不就是人们心灵的归宿、希望的象征吗？但，假如灯光是昏黄的呢？

元和十五年二十七日晚，大明宫中和殿。

夜正长，漆黑一片；风正急，干枯的树枝痛苦地呻吟。还有左右摇摆的灯笼，发出昏黄的光，光中弥漫着神秘，也弥漫着贪婪和邪恶。

宪宗皇帝躺在床上，往事历历在目：有欢、有喜、有悲、有痛，但最难忘记的还是恨。眼前突然出现父亲顺宗皇帝满脸病容和日渐单薄的身体，如一片扁舟随时会被大风浪所吞没。那时，顺宗已经不能动弹。当时还是太子的宪宗站在父亲面前，禁不住怒从心来，好长时间的疑团终于解开了：这就是王叔文之流的阴谋，这就是为什么皇上迟迟拖延册立太子的缘故。挟天子以令天下，王叔文——你也太狠毒了！要不是禁中老臣俱文珍、薛盈珍、刘光琦，我还蒙在鼓里呢。如今，我可以发号施令了。王叔文，你的末日到了！宪宗的眼睛突然亮了。噢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：皇帝宝座高高在上，一人在位，万民齐拜。从那一天起他的宏图得以舒展，他的复仇计划得以实施。王叔文最终被赐死，王伾贬后病死，二王八司马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罚。

宪宗心头舒展了，他缓缓地坐下，端起茶来。突然，一片阴影又随风飘来：朝臣的权力太大，容易功高盖主。而宦官则永远是皇帝的家奴。于是，他开始重用宦官。尽管这些内宠常以势欺人，尽管他们不会领军作战，常常耽误军机，但他们能使皇帝高

兴，他们不会与皇帝离心。甚至，他们已成废人，离开皇帝就无法生存。对，又一个英明的决断，宪宗皇帝又高兴了。想当初，要不是小黄门吐突承璀给俱文珍报信，又怎么能有今日。如今吐突承璀已变成神策军中尉，掌握着军权，这就足以使宪宗放心了。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阴影，太子……太子？——太子适合当皇帝吗？宪宗皇帝更喜欢的是次子李恹，吐突承璀也极力推荐李恹继位，可是朝臣们不同意，这可怎么办？……一向英明果断的宪宗陷入了迷茫。唉，立嗣建储，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心头的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了，它关系着大唐江山呀！

忽然间，宪宗皇帝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端坐于莲花宝座，身边水雾朦胧，花香袭人。尔后，莲花宝座腾空而起，身边白云缭绕，飞呀飞呀……无数的仙女围拢了过来，一个老道手拿仙丹，这不是柳泌吗？不，柳泌胡子没有这么长。仙丹发出灿灿金光，是太上老君的金丹。对，这老道就是先祖李聃呀！多么神圣的时刻，这比刚登上皇座，接受群臣朝拜还要庄严：那毕竟是瞬间的，如今，瞬间变成了永恒——可以长生不老！啊，还有仙女，比宫中妃嫔要漂亮得多。那不是嫦娥吗？你看她迎风飞舞，长袖飘香，还有那柔软的绸带，一会儿拂向头顶，一会儿飘向腰际，如今又触碰到脖子上了。这嫦娥，也如此“放荡”。咦，怎么那双眼睛变了，充满了仇恨。哎哟，怎么感到呼吸沉重，难道想要长生不老还要经过这番劫难……

呜呼，宪宗皇帝从此再没有醒来。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自己的寝宫被人暗杀，而暗杀他的竟是他称之为家奴的宦官——陈弘志。他，更不会想到在幕后策划中竟然还有他的儿子——太子李恹！

想不到的事太多了。难道不是吗？一个机会，你会突然间升上云顶；一个噩运，你会马上沉入深渊。世界上偶然的、突如其来的事太多了，但偶然常常又是必然的结果。

太子李恹与宪宗皇帝不就是这样吗？

一、刀俎鱼肉

太子李恒初名宥，贞元十一年（公元795年）广陵王淳（后来的宪宗）妃郭氏生之于大明宫，封建安郡王。

母亲郭氏乃驸马都尉郭暖之女，也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的孙女。按理说，一个是皇家子弟，一个是名门淑女，该是门当户对，美满幸福。但如果知道郭氏与宪宗的另一层关系，你就会大吃一惊。

由于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，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子仪之子郭暖，生女郭氏。若论辈份，升平公主应是德宗之妹，顺宗之姑，宪宗的姑奶奶，其女儿郭氏当然就是宪宗的姑姑。因此，宪宗娶郭氏，看起来亲上加亲，实则关系极不正常。

李宥处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当然首当其冲与宪宗的关系处在不和谐之中。再加上李宥是近亲结合所生，无论智力还是身体素质都比较低下，更何况，宪宗还有他所宠爱的长子李宁、次子李恹。

早在宪宗纳郭氏之前，宫女纪氏已为李淳生下长子李宁。李宁自幼聪明伶俐，到十七岁时已是“学师训谟、词尚经雅，动皆中礼，虑不违仁”，因此倍受宪宗宠爱。次子李恹，后宫嫔妃所生，也是聪明好学，招人喜欢。李宥位列第三，由于宁、恹在上，便显得黯然无光。但，郭氏毕竟是正妃，后宫之中，她算是最为正统，最为高贵了。因此，李宥倍受宫中敬重。

奈何，正统代替不了和谐，高贵换取不到宠爱。宪宗皇帝与郭贵妃之间始终有一段距离。再加上宪宗生活随便，宠幸之人甚多，而最宠幸最钟情的是郭氏的一个普通侍女——郑氏。郑氏出

身寒微，生下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李忱（即日后的宣宗）后，宪宗对她更为宠爱。试想，出身名门，位列贵妃，得不到皇帝的宠爱，而身旁宫女甚至侍女却往往与皇帝眉来眼去，嬉闹作乐。郭氏修养再高，耐不住一颗寂寞的心。于是，寂寞变成嫉妒，当嫉妒转化为行动时，就是郭氏依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，蔑视宫女，对宪宗所宠爱的女人倍加斥责。宪宗与郭氏的关系更为紧张。

元和八年（公元813年）十月的一天，天高气朗，郭贵妃坐在铜镜前，着意地打扮着。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天气虽然已有点冷了，但流水依然，宫室之内更是暖气融融。

“这一次，总该实现了吧。”郭贵妃默默地想着，镜中的容颜也禁不住开放了。

是啊，自从嫁给皇帝，虽为结发夫妇，但郭氏始终只是一个贵妃。如今，朝臣们三上奏章，请立皇后。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可以登上了吧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宫中同样不可缺少皇后。这么多年来，郭氏一直处理着宫中大小事件。虽为贵妃，但行使着皇后的权力。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称号，这关系着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。郭氏何尝不是呢？

宪宗皇帝当然知道：皇后非郭氏莫属。但是一旦想到郭氏屡次责骂自己宠爱的宫女；一旦想到郭氏即为父亲的姊妹；一旦想到郭氏为人正统，如果贵为皇后，自己寻欢作乐就会受到影响……想着想着，册封皇后的事便一拖再拖。

“怎么办？这一次总不能再拖了吧！”宪宗心头有一块石头：“朝臣三上奏章，自己又没有借口推辞，如果再不同意，不仅于贵妃那一方不好交待，更主要的是怎么向朝臣解释。”

宪宗苦苦地思索。连年来战争不断，宪宗皇帝重用宰相，启用名臣，果敢威武，与藩镇作战中多有功绩，国家治理同样取得良好成绩，社会趋于安定，经济趋于上升。处理这些事情，宪宗

皇帝从来就不感到为难。可如今，在册封皇后问题上他却犹豫了。犹豫什么呢？把郭贵妃册封为皇后，天经地义。可是，为什么自己心中一百万个不愿意？

难呀，这无法消除的块垒，这无法排解的迷雾！

“皇上，今年册封皇后怕不合规矩吧。”一位宦官走上前来。

“怎么不合规矩？”宪宗皇帝一听，就像抓住一根救命草，顿时有了生机。

“今年乃元和八年，如果册封皇后，恐犯岁子年忌讳。”

原来如此。宪宗皇帝眉开眼笑。他根本不去考虑是不是真有忌讳，总之，有借口了！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——知我心者宦官也！

宪宗马上下诏说明理由，而郭贵妃还在欢乐的泡沫中遨游呢。

马上就是冬天了，湖面上结了一层冰。郭贵妃的心冷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太子李恒也在愠气。他一向敬重自己慈爱的生母，如今生母却屡屡得不到父皇的宠爱，而自己又何尝不是？

元和四年（公元809年）三月，宪宗即位已近四年，选立皇储已非解决不可了。按正统思想，应立嫡长子继承皇位，而且早有定论，立嫡不立长。那么，遂王宥该是最有希望了。母亲郭氏毕竟与宪宗是结发夫妇，后宫之主。但宪宗偏爱长子李宁，故意说郭贵妃未被立为皇后，遂王宥也就不能算是嫡系。立嫡不成，只能立长，长子李宁堂而皇之做了太子。郭氏和李宥心中都憋了一口气。

事情常常会出现意外。长子李宁虽有太子之运，却无帝王之命，刚做太子两年就因病辞世。宪宗皇帝悲痛万分，废朝十三日，敕令国子司业裴莹，摄太常博士，入居皇宫主办太子丧礼。皇太子宁死了，这一次总该遂王宥做太子了吧！而且，群臣拥护，母后郭氏德高望重。万事俱备，只欠皇帝同意。谁知又出来一个吐

突承璀。

吐突承璀倚仗皇帝宠信，作威作福。这个时候，他偏要出风头，力排众议。

“既然太子宁以长而立，那么这一次该澧王恽了。”

这倒颇合宪宗心意。李恽虽不及李宁，但也才智过人，很得宪宗赏识。宪宗皇帝又犹豫了。

波澜再起，朝中分成两派，各不相让。宪宗皇帝虽有意立李恽，但一则众心不属，二则于理不合。没办法，只好答应让李宥做太子。但心中老大不高兴。

在举行册立太子大典前夕，宪宗召来翰林学士崔群。

“卿代澧王撰一封让表如何？”

崔群认为此举不合情理，遂道：“凡事理合当之而不为，方为谦让。今澧王不当立，如何能上让表。”

不得已，元和七年（公元811年）七月，册立遂王宥为皇太子，改名恒。但太子早已知道其中波折，把吐突承璀恨在心里，与父亲宪宗也多了一层隔膜。

可以说，太子李恒与宪宗之间的矛盾在逐渐增大。这些矛盾一旦不可遏制，将如火山喷发。

唐宪宗是唐朝中后期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。他即位后，破例起用刚直不阿的武元衡、裴度、李吉甫、李绛等人，对地方藩镇采取强硬的措施，先后平定了西川、夏绥、浙西、淮西等地的叛乱，貌似强大的魏博镇也俯首称臣，本已破烂不堪的大唐帝国重新焕发了生机。天子的功业不可估量，天子的才能亦倍受称颂。偏偏才能之外多了骄傲，大功过后，逸豫易生。宪宗晚年走向下坡路。

本来，胜利总是给人带来吉祥，给平静或悲苦的生活带来欢乐。于是，人们在享受幸福的同时，总不免想：是谁带来幸福。这

本是人之常情，但宪宗皇帝却偏离了轨道。

胜利给国家带来一大批功臣，他们力挽狂澜，扶大厦于将倾。如果问：谁最应该也最有理由享受胜利的欢乐？那么可以说：是他们！是呀，多少年出生入死，流血疆场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协助天子，以平天下。这是多么伟大的业绩，多么无私的精神。作为皇帝本就应该赏罚分明，本就应该重用良臣。可是，一个声音从山的那一方传来：功——高——盖——主。这声音由小到大，回绵不绝。麻烦来了，功臣该退居二线了。

于是，功勋最大，才能最高的宰相裴度被派出京城，命为河东节度使，而功劳不大，却以媚上为能事的皇甫镈、令狐楚做了宰相，掌管军国大事。

媚上的目的是为了蒙蔽皇上，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。皇甫镈开始行动了：他拉拢朝臣结为朋党，苛政杂税以中饱私囊。拉帮结派有损国家，自然引起忠正之士的不满。不满？不满的人都下台！皇甫镈展开自己的权力大网，为所欲为。偏偏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崔群不理这一套，我行我素，势必引起皇甫镈的不满，新的行动开始了。

有一天，群臣们在一起商量给皇上加尊号。古往今来，皇帝对自己的尊号相当重视，在他们眼里，尊号就是他们的王冠，认为尊号庄严神圣好听，便可以为万世所景仰。宪宗皇帝更是如此。

皇甫镈很“体贴”宪宗，便说：

“在以前的尊号前加‘孝德’如何？”

“好，此言甚妙，甚得吾心。”众臣拍手叫好，更有甚者，摇头晃脑，玩味“孝德”二字。

“言圣则孝在其中矣。”崔群看着这些哗众取宠之徒，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，就好像一盆冷水浇在皇甫镈身上，顿时哑口无言。

国家须靠经济以强大，文章须用内容来饱满，华而不实，必被后人耻笑，上尊号又何尝不是呢？可宪宗皇帝偏偏不理睬这些。

当天晚上，皇甫铸面见圣上，叙述日间之事，并加上一句“（崔）群于陛下惜‘孝德’二字”，宪宗听后大怒，心中压抑着对崔群的不满。

过了不久，皇甫铸遇上了麻烦。

边防军队血战沙场，抗卫边疆，是国家的保卫者，当然应当受到国家的奖赏。可是，这些奖赏要通过皇甫铸之手发送下去，皇甫铸见利起心，把新衣服换成旧衣服，用坏大米代替了新大米。发到边塞，边塞将士无不忿怒，不满之余喊道：“不如反了的好！”边将李光颜又忧郁又惧怕，但毫无办法，只好派人告诉朝廷。这时候，皇甫铸害怕了。

与其害怕，还不如力争。敢与我皇甫铸作对的只有崔群。

“边赐皆如旧制，而人情忽如此者，由群鼓扇，将以卖直，归怨于上也。”皇甫铸恶人先告状。

宪宗皇帝一听，拍案而起。他不去询问真实情况，马上把崔群派出京城，出湖南观察使。于是，中外将士都切齿忿恨皇甫铸，同时也埋怨皇上，宪宗为自己埋下了祸根。

亲佞臣，远忠直，不远观，重近利。宪宗皇帝陷得更深了。

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年），兖、海、沂、密观察使王遂，本是管钱谷的上吏，性情暴躁，没有远见，再加上他蔑视官兵，专以严酷为乐，将卒愤怒。

有压迫就有反抗。役卒王弁不满王遂，与其党众密谋作乱。一天，王弁等五人突然闯进王遂帐内，用刀逼住王遂，痛斥王遂用刑刻薄，然后把王遂斩杀，并自称留侯。

不管王弁有理没理，其行为本身就是叛乱，所以，宪宗皇帝理所当然要杀王弁。

但还须慎重，兖、海、沂、密等地刚刚平定，其原为叛将李师道的地盘。如果贸然行事，又恐青、郛相继叛乱，那么后果不可收拾。天下刚刚比较安定，不可因小事再引大乱。还是以计谋

取之为好。

这一天，王弁正在帐中饮酒，突然外面喧哗声起，王弁赶忙出去。皇帝派中使前来，圣旨上任命王弁为开州刺史。中使对王弁说：

“开州已有人夹道迎接将军了，望将军即刻起身。”

王弁本来就是庸夫，怎会考虑到有诈，于是欢天喜地上任。结果于半路上被囚，押解京城，九月被腰斩。

王弁之事就像一滴水珠溅在大海，一会儿便了无声息了。宪宗皇帝本应派贤德之臣出镇兗、海、沂、密，但宪宗多疑，却导演了一幕残杀无辜的惨剧。

不久，曹华奉命带领棣州兵士赶往郛镇。郛镇，以前也为李师道所割据，如今归附朝廷。

听说曹华奉命而来，沂州将士赶忙出城迎接。曹华安慰他们，并叫他们先入城，并且安慰其他的兵众，大家都未产生疑心。一切都是如此平静，其实平静中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阴谋。

曹华正式上任的第三天，大张宴席招待将士，暗中却埋伏甲士千人在幕下。而沂、郛兵士还兴高采烈，感恩戴德呢！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将士们都已喝得醉眼朦胧，东倒西歪，曹华看看机会成熟：

“天子认为郛人有迁徙的辛劳，特别加以优待，应当使郛人在左边，沂人在右边。”

定位之后，曹华叫沂人都出去，并关上门。曹华原形毕露：

“王常侍（王遂）奉天子之命在这里任统帅，将士们哪能随便杀害他？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埋伏的千名甲士已跑了出来，围住郛人，刀砍斧劈，其场面惨不忍睹。整整一千二百人，竟没有一个逃脱。大厅之内，血流成河。门屏中间赤色雾气升一丈多高，久久不散。

呜呼，宪宗皇帝诈杀王弁本无足非议，然而郛人一千多人，并

未有叛乱倾向。宪宗皇帝仅仅以多疑而乱加屠戮，这样下去，宪宗皇帝的威信何在？！

《资治通鉴》也对此事作出评价：

王遂以聚敛之才，殿新造之邦，用苛虐致乱。王弁庸夫，乘衅窃发，苛沂帅得人，戮之易于犬豕耳，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！且作乱者五人耳，乃使曹华设诈，屠千余人，不亦滥乎！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，将帅何以令其士卒！上下盼盼，如寇仇聚处，得间则更相鱼肉，惟先发者为雄耳，祸乱何时而弭哉！

惜夫！宪宗削平僭乱，几致升平，其美业所以不终，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。

大致就是说，宪宗皇帝不能自始至终。即开始治乱时尚能识大局，视长远，但后来却只追求近利而不注重信义了。

这样，宪宗皇帝又为自己多了一个祸根，也为藩镇再次叛乱埋下了伏笔。而为祸最大的却是宪宗的贪欲。

宪宗好长生。

自从老子成为道教的祖师爷开始，道教便与儒教一起源远流长。到了唐朝，由于统治国家的需要，更是把道教奉为国教，而老子李耳与皇家同姓，于是老子理所当然成了唐朝皇家的祖宗。佛教自魏晋南北朝广泛传播，到了唐朝影响更大。统治集团为了使空虚的灵魂有所寄托，并利用宗教迷惑群众，维护自己神圣的地位，不仅在全国各地下令修造了大量上清宫、太清宫之类的宫观和无以计数的寺院，而且在皇宫的宫城内也开始建造一些宫观佛寺。可见，佛道两教广泛渗透于上起皇帝下至臣民的思想中，崇奉佛道也就成为时尚。而佛、道求长生，求永恒。